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九、煮酒正談心 靈雨連朝來異士

前文旺子由張家石牢逃出，剛回屋內，先是玉泉崖所遇飛賊大盜三眼花狼李文玉尋來，正受威逼，詢問王老漢來歷，師父鐵笛子忽在門外應聲，李賊深知厲害，破窗逃出。師徒二人未及追趕，同黨大盜蘇五忽然趕到，始而解勸，情願賠還所毀窗戶。借著換銀暗放冷箭，抽空逃去。二人回屋談不幾句，大俠姜飛、萬芳夫婦忽同尋來。正談得起勁，另一著名兇人獨身大盜黑老忽又闖進。雙方正門口間，黑老忽然發現八年前舊仇姜飛夫婦也在屋內，大驚逃去。旺子因憤來人凶狂，由後面打了他一鏢，竟將敵人一件極珍貴的魚皮斗篷打穿一洞，由此結下深仇。

眾人談說完了前事，鐵笛子因旺子一夜未睡，又因姜氏夫婦已來，變更初計，提議各人改換面容，索性裝著外來酒客，去往隔壁老漢酒鋪對飲。王萬山首先應諾，將方才送來的酒食送還。跟著鐵笛子取出易容丸，連姜、萬二人一同化裝，旺子這才看出師父面上帶有極薄一層面具，敷藥之後越發判若兩人，對面都不相識。

姜氏夫婦還是少年心情，姜飛化成一個滿臉皺紋、頭髮花白的老年人，貌相清癯，還不十分難看；萬芳卻變得又丑又怪，非但臉上黑一塊，紫一塊，還加上大片白癜風和好些疾病，人也老了一倍不止，休說放在外人眼裡，便自己如非眼見也不相識。

旺子年幼好奇，心想試他一試，不敢出口。鐵笛子看出他的心意，笑說：「你雖與黑老結仇，此時他和蘇、李三賊已與張氏父子勾結一起，你年太小，照你資質不久即可學成，必要在外走動，黑老重陽一會如不伏誅，自是你未來一個大害。他們多壞，到底成名多年，先又約定，決不至於和你一個小娃尋仇。

「我們三人如其均遭毒手，照你那樣剛烈性情，便沒有方才一鏢之仇，三賊也決放你不過，日內卻可放心，用它不著，到了應用之時，我這些隨身法寶都要傳授與你，忙它作什？好好睡覺，補足精神，有你二位師叔來此，你早晚都有人一路，已不會孤身一人寂寞難耐了。」旺子連聲應諾。

三人已各將衣服換好，全都裝成藥夫子打扮，估計敵人決不相識，便令旺子把門關好，同往對面王家酒鋪走去。過時留意，雨勢雖小了許多，因山外有集，山口內共只數十戶人家，是趕集的已全走光，尚未回來。

當地雖有一條小徑通往兩處山鎮，平日都是一些步行抄近路的單身行販和附近土人往來走動，大雨之後，山路被雨水沖塌，隔斷了好幾處，因此靜悄悄的，看去甚是冷落。王老漢開這酒店一半為了隱身，看利最薄，平日還要周濟窮苦，生意做不做並不相干。

往日遇到這樣大雨便不怎應客，也不備什酒菜，當日為了昨夜今朝發生事故，連來異人，又是多年相識的有名人物，為防賊黨耳目靈警，張家勢力太大，恐露破綻，日後無法安居，不便公然過去，心中卻是渴望一見。

又因酒鋪建在山口裡面，正當往來要道，賊黨如來乃是必由之路，一望而知，恰好就便窺探，非但沒有停火，反比往日還要做得起勁，添了許多酒菜，又殺了兩隻雞鴨，燉上一鍋清湯。雖是山家風味，居然也做出十好幾樣，見姜、萬二俠清早趕來，恐其腹饑，不等齊備，先命次子萬山夫婦把酒菜蒸饌送去。

正在招呼，準備一切齊當，請新來三俠吃上一頓洗塵，再將萬山喊回，代為照應，自己親身趕往隔壁陪客，就便敘闊，忽見一個小黑人大模大樣繞著酒鋪蘆棚外簷去往旺子門外窺探。

雖因歸隱年久，雙方一南一北沒有見過，不知那是昔年大名鼎鼎的飛賊大盜黑老，行家眼裡看出來賊本領甚高，單那草上飛的輕功已是少見，尤其所穿連在兩膀和肩背上面的黑皮披風，形制奇特。

這時滿地積水，黑老由山口外突然躡出，一躍好幾丈，落向對面土坡無水之處，再往自己這面側身飛來，又是一身通體純黑的奇怪裝束，看去活像一隻大鳥，落到身前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目射凶光，冷笑一聲，便繞著蘆棚底下走往隔壁門外張望，神態甚是驕狂，目中無人，知遇勁敵，又驚又怒。

料知自己蹤跡對方必已看破幾分，否則不會這等神氣，本就憤恨，再一回憶天明前淫賊李文玉所發狂言，為了洗手多年，不願多事，連受狗賊譏笑，自己也是成名多年的前輩人物，竟被對方看得分文不值，新來小黑賊又是這等光景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激發昔年剛烈之氣。

剛剛起立，一面朝門內斜坐向外的姜飛打手勢，一面把昨夜準備賊黨當真要欺人太甚便與反臉、多年未用的獨門鏢弩由懷中取出，正待發話動手，忽見姜飛把手一擺，說了兩句話人便走開。因旺子屋中光景太暗，那賊初來，又有樹枝擋住，並未看清裡面，一聽呼喊人便躡進，身法快極。

老漢是老行家，定睛一看，見來賊起步之處是片斜坡，泥土鬆軟，由相隔兩丈之處朝對面門裡縱進，中間還有兩處樹枝伸向頭上，最低的一處枝葉又密又寬，人須俯身而過，那賊縱起時直似飛燕穿簾，由樹下平穿過去，中間並還凌空轉折，將斜對屋門的樹幹避開，連樹葉也未碰著一片，立處泥裡也無一點腳印，才知來人武功之高迥異尋常，無怪姜飛不令動手。

心正驚奇氣憤，自覺英雄遲暮，已無能為，平白受人欺負，只好忍受，兩個兒子雖然也非庸手，休說對面屋中三位劍俠異人萬比不過，便這形同鬼怪的黑衣賊也非人家對手，幸而早就知機，洗手多年，改作本分行業，如不急流勇退，照這樣的敵人遇上一個，非身敗名裂不可，豈不冤枉？

心正尋思，忽聽對屋笑罵之聲，黑衣小人已飛身縱出，還未落地，先被鐵笛子打了一劈空掌，旺子冒失動手，又打中了他一鏢，將那皮衣打破，也許人還受了點傷，看出對方並非軟弱，乃是事情湊巧，否則似此好武功的人，決不致連這一鏢都避不開。

鐵笛子的劈空掌何等厲害，敵人只在落地以前微微哼了一聲，並未跌倒，連身法都未亂，本領之高可想而知。鏢乃自己所贈，如被敵人拾去，平日還好，這時蘇、李二賊業已生疑，再見此鏢必更尋根究底，豈不討厭？

心念才動，鐵笛子已跟蹤縱出，將鏢拾去，女俠萬芳也由對屋相繼縱到，因這兩人來勢疾如風雨，黑衣賊儘管本領高強，仍被鬧了一個手忙腳亂，似知不敵，交待了幾句過場，便連縱帶跳飛身冒雨而去，退時比方才身法更快。跟著萬山捧了方才送去的酒食回轉，全都未用。

一問經過，才知那是昔年獨霸武夷山。威震福廣的飛賊大盜黑老。記得那賊出名才兩三年，自己便即退隱本地。後來常聽朋友談起，此賊乃大猿所生，曾拜異派高人為師，猛惡已極，從無敵手。

近七八年不知何故忽然失蹤，他還有兩個心腹同黨與之同出同人，也均不知去向，所居一所花園也被人燒掉。這三惡賊自恃本領，向來手下沒有徒黨，所居園林因山傍水而建，形勝天然，富麗絕倫，地方卻不甚大。所用的人都三賊頻年擄來的美貌婦女，連應門澆花的都無一個男子。

全園共有八十多名婦女，都在當日不知去向。先疑三賊作惡多端，為正派中能手所殺，直到前年鐵笛子來訪，無心中談起，才知三賊已死其二，剩他一人逃往海南五指山，所有姬妾和一些難婦難女均被姜、萬二人分別遣送回家，賊巢花園用火燒去。

雙方本來定有至多三四年必要再見，一分勝負之約，不料黑賊一去不來。新近風聞又在兩廣一帶出現，照樣橫行為惡。此賊天性狂傲，因前仇未報，自覺不好意思，真名已隱，形蹤甚是詭秘。

大約姜、萬二人已知此事，早晚必要除此一害。隨說起此賊的本領如何厲害，形貌也極醜怪等語，王老漢以為天南地北素昧平生，自己業已洗手，不會相遇，聽完也就放開。此賊昔年雖有飛天夜叉之名，他那皮衣輕易不著，沒想到會在此相遇，差一點沒有冒失出手，為他所傷，驚奇了一陣。

因聽對面三俠還要化裝來此小飲，忙和萬山夫婦擺好杯筷和幾樣酒菜，一面添制熱炒。

剛剛停當，三人已由對面貼著樹林縱將過來；王氏父子早就留心，自從黑老去後從未有人走過，雖有幾家鄰人，不是相隔較遠，便在家中避雨，閉門不出，又都忙煮午飯的時候，過來時沒有一人看見。三人這等服裝形貌、除非賊黨眼見人由對屋走過，決想不到這便是前後所遇三個強敵。

老漢雖是見多識廣，又和三俠多年相識，知其善於易容，不是親見對面走來，換一地方對面相遇也認不出。乘著無人之際，老漢先向三俠敘闊，又命子媳等人分別禮見，照鐵笛子所說，由三俠並坐一桌，老漢父子裝著天雨客少，自家小飲，坐在旁邊桌上，一面留神窺探有無外人來此走動，一面和三俠說笑談心，中間提起二子本領太差，欲請三俠指點。

姜飛笑說：「我們萍蹤無定，這位大師兄人更古怪，不論私交多深，不是經他看中的人，想他傳授師門心法決辦不到，即使迫於情面，也只敷衍一時，或是出上一點難題，對方辦不到，他也乘機下台。前日路上聽人說我沈大哥在間中訪友，相隔此間頗近，這裡的事必能得勝。

「他比誰都好說話，並說我們取材不可太嚴，真正天才傑出之士並非沒有，到底極少，除非大愚和瘋人，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智慧能力，只肯用心下苦功，有志向上，便應成全等語。我料他日內必來，到時命二賢姪索性跟他學上兩年，豈不比我們零零碎碎的教法好得多麼？」

王氏父子還未及答，萬芳笑道：「你近日哪裡學來的這樣滑頭滑腦，人家金老大哥因覺昔年仇家還未死絕，改名易姓隱居在此已有多年，剛來幾個賊黨對他便生疑心，想起可慮，打算令二賢姪夫婦再學一點本領，我們當長輩的應該盡心指教才是道理。

「你自己終年東遊西蕩，至今未收一個徒弟，本身偷懶，山居時少，不願帶人在身旁也還罷了。我們鐵老大哥對於師門嫡傳武功衣鉢傳人取材雖嚴，自他奉命下山，此數十年中到處幫人，量材使器，休說才智之士，便是尋常農人或是小工小匠，仗著他自己的博學多能和那江海一般的器量、佛菩薩一樣的心腸，用盡方法救濟貧苦，向來不拘一格。

「對方只有一技之長，必以全力扶持，使其安居樂業之餘，再學他的樣去扶助別人。別的不說，單是各行各業，以及領頭開荒的記名弟子和口盟弟兄，便不知有多少，如何能以傳授武藝取材太嚴的一件事情便說他不肯收徒呢？他以前原說得好，只要自家安分克己，對人謙和，肯幫人忙，到處都是朋友，哪有敵人對頭為難。

「世界上不平之事太多，學了本領除暴安良原是好事，但是這類人材萬千中選不出一個，資質稟賦差了不行，一個學不到家，救不了別人，還要連累自己身家性命受害。有了好的資質稟賦，還要有極好心胸志氣、毅力恒心，連出身為人都有關係。

「他心目中的徒弟第一是要心志堅定，並還出身窮苦，經過磨練，才算上選。因其自來受人欺壓，看慣不平之事，心中有了是非善惡之分，再經師長詳細指教，不問本領大小，遇到事情先不至於鑄成大錯，也最經得起考驗，不致遇到勢迫利誘便受搖惑，第二才看對方資質如何。

「因為智力稍差可以設法補救，只不畏勞苦，一樣能夠訓練出來，心志不定卻是大害。有衣食人家的子弟，像沈大哥那樣好的人材並非沒有，因其出身境地與我們所想成就的人好些相反，平日還好，遇到事情往往為了本身以前處境與之相同，因而有意無意之中發生輕重偏激之弊，甚至原諒好惡之徒。

「對那貧苦的人即便同情，往往出於勉強，或是只顧自己虛名，不能細心體貼，做到盡善盡美地步。對苦人好，由於惻隱之心，也非真能重視，所以這多年來什麼徒弟都收，獨對本門武功寧缺勿濫，不輕傳授。像萬山賢姪這樣已有家學根底的人，要他收徒，便照我說也不合格。如單傳他一技一藝的防身本領，決無推辭之理，怎會敷衍一時，像你所說那樣滑頭呢？」

「你看大師兄多少年未收一個本門弟子，旺子只一未成年的牧羊孤兒，怎會這樣看重？最難得是雙方才見一兩面都是那麼親熱，可見同一氣類心志相投的人如磁引針，一拍即合，分解不開，不是人力所能勉強，也無情面在內。

「他並非是門關太緊，有什成見，只是因人而施，量材相授，本門上乘武功不肯輕易傳人罷了。如其稍微指點，休說多年老友，便是外人求他，看在人家這樣恭敬禮待，他父子翁媳又這樣好法，哪有不傳之理？你當大師兄和你一樣，隨便就吃人家白食麼？」

王老漢聽出萬芳借話引話，暗中相助，方想開口，鐵笛子已先笑道：「師妹，你這張嘴說話真個巧妙，明是你夫妻吃了人家不好意思，想叫我一人還情，囉嗦了這一大套。表面恭維我一陣，暗中卻要我對萬山賢姪夫妻盡心指點，其實明說也是一樣。

「看蘇、李二賊對他父子這樣疑心，恐還不止眼前幾個賊黨，我三人又不能常年在內，就老漢不說，遇到此事我們也該為他想法，好在還有不少天才到重陽，等我少時探敵回來，大家商計，由明日起，連旺子帶萬山都去玉泉崖下石洞之中一同傳授。

「學我本門上層內功雖辦不到，多學兩種防身本領和暗器，再轉傳姪媳，另外我再留點東西。我想重陽一會三賊不死必逃，不會再來，老漢兩個仇家我都曉得，伽敢輾轉尋仇，不是事前嚇跑，也必送死，不足為慮。沈師弟日內如來，再將他那獨門金鋼豆傳他夫妻，更萬無一失了。」

老漢父子聞言大喜，一同起謝，萬山又要跪拜，三人攔道：「我們都不喜歡這樣多禮，只要好好為人，便算謝我。我們所傳雖非基本功夫，練成對敵也有不少用處，傳授之後照樣要守我們戒條，不能違背呢。」

萬山恭答：「那個自然。」

賓主六七人分成兩桌，暢飲說笑了一陣，天已過午。趕集的人業已陸續走回，有的並朝老漢探詢旺子是何光景，並把集上傳聞所得告知，老漢父子分別應答，暗中囑咐了幾句，各自散去。天雖沒有放晴，雨勢已住，老漢見路上走的都是左近熟人，偶然夾上兩個繞走山徑小路的行販採藥人，也都熟臉，沒有賊黨和張家的人在內，也就無什避忌。

跟著又來兩人，先由山口跑進，神態慌張，老漢父子認出那是昨夜所托的兩個獵人，料有事故，恐三俠在側對方疑慮，裝看天色，走往棚外閒眺。

那兩獵人一名錢啟，一名伍少奎，都是精強力壯的少年。本往酒鋪趕來，見老漢鄰桌坐有三個生人，果不敢冒失走進，呆得一呆，老漢已自迎出，開口便說：「那是我遠方新來的三位親友，是自己人，想在這裡採買一點藥材，無須避諱。」來人聞言方始心定。

伍少奎想了一想，忽然轉身，立往對面樹下，假裝折樹枝，眼看來路山口，似防有人跟來神氣。」

錢啟朝三俠看了兩眼，便隨老漢同坐一桌，密談來意，面上也是帶有緊張之容。鐵笛子認出錢、伍二人都是老漢從小看大，世居本山，又是老漢暗中收下的記名徒弟，人尚忠實，自己也曾幫過他們的忙，因換了形貌，認不出來，說時語聲極低。

靜心一聽，才知錢啟人最和氣，和誰都說得來，更善打獵，因與張家兩個武師相識，所打的野味賣與張家時多，常往走動。昨夜因奉老漢探敵之命，恰巧落雨以前打到幾隻山雞，還沒有吃，今早便借送雞為由，各自尋人前往探詢。

到後一看，張家那些武師大都面有不快之容，惡奴仍是那麼興高采烈，忙進忙出。細一詢問，內一相識武師當他不知底細，拖往無人之處，暗中告知昨夜蘇、李二賊大鬧張家經過，並說天明後又來了一個不知姓名、身穿黑衣的賊黨，本領更高。

剛到和老賊蘇五談不幾句便匆匆外出，神態甚是驕狂，誰也不放在他眼裡，回時滿面怒容，所著魚皮披肩也被暗器打穿一洞。蘇、李二賊業已睡熟，被他喊起，背人密談了一陣，先不知說些什麼，後才聽出這三個飛賊大盜還有對頭，本領比他更高，雙方約定重陽節一分高下。

因恐敵人厲害，只老賊蘇五留在張家，他和李文玉飯後先去天水把那伙刀客說好，便去約人，走時似說要往閩中襄城等地尋一凶僧相助等語。隨又談起旺子半夜逃走之事，聽對方口氣，為了事情湊巧，蘇、李二賊又有不令再尋旺子之言，因此張家上下人等全都疑心旺子乃蘇、李二賊救走，業已不敢追究。

那武師因三賊太狂，有兩個交情較深的同伴又被李賊每人削去一耳，後雖發還，敷了特製傷藥，時候已久，便是醫好也成殘疾，不能復原。這類事丟人太大，以後不論走到何處都成話柄。

三賊那樣厲害，打是決打不過，報仇無力，再見主人無恥，吃了人家大虧，把自家所用武師惡奴傷了好些，並命寵姬愛妾出來陪酒，供賊調戲，結果和賊打成一片，奉若上賓，不為身邊的人設法報仇，反說大家是飯桶廢物，除幾個臉厚心黑，為想保全飯碗認賊作父，想盡方法巴結討好，做了二賊徒弟而外，稍微有點骨氣的，不問受傷與否，全都心中悲憤。

不是來賊太凶，恐遭殺身之禍，當時已自告退。便那迫於衣食，暫時無可投奔的也都恨在心裡，準備稍有机会便即走去。目前除一向為虎作倀，專以做人鷹犬，欺壓善良土人為業的惡奴而外，張氏父子已有眾叛親離之勢。

錢啟聽出那武師心中懷恨，再拿話一引逗，已探得了好些虛實。出時遇見伍少奎，說往探望一個受傷的武師，因其曾經與賊動手，人頗機警，本領較高，最得主人寵信，心雖恨毒，自知不是來賊對手，當面服輸，向蘇、李二賊恭維，雖未當眾拜師，做那丟人的事，因其設詞巧妙，又是主人心腹武師。

蘇賊人雖奸狡，不似李賊那樣驕狂，知道對方跟隨老主人多年，前在杭州任上便曾見過，昔年多少也有一點名望，無端受此大辱，覺著李賊下手太辣，有點不好意思。又因對方是個老人，全家在此，年已快老，不會有什麼念，話更得體，竟被說動，便不瞞他，因此得聞機密。

少奎平日和他投緣，一見房中無人，借話一激，對方怒火頭上，竟把機密的事全都吐了出來，所知比錢啟還要詳細。一聽凶僧虎頭陀那樣厲害，日內還有幾個惡賊也快趕到，都是黑老約來和他本領差不多的惡賊大盜，本意是因前月得信，有幾位正派中長老劍俠要往五指山尋他晦氣，想起上次武夷山傷亡同黨丟人吃虧之事，有了戒心，既恐多年經營的老巢和上次一樣為敵所毀，又因向來心狠手辣，陰險殘忍，不摸清對方虛實深淺輕不動手，只要上場，一發必中。

由八年前大敗之後從未遇見敵手，心想先下手為強，迎頭趕上，不等敵人上門，搶前尋去探明虛實，立時下手。自己匿跡海南已八九年，敵人還當自己怕人知道，決想不到會先尋來，這樣出其不意，十九成功，加上這多年的苦練，本領比前更高，越發有些自信。但恐對方人多，還約有好些幫手。

剛入河南境內便得到蘇、李二賊和鐵笛子訂約比鬥的信息。雙方相識多年，二賊三年前並還親去五指山尋訪，送了不少禮物，交情既深。又因上半年傳聞，尋他晦氣的幾個老輩英俠只有一兩人知道姓名，便疑有鐵笛子在內，也許事因昔年武夷山之約而起。

姜、萬二人因他失約，近年訪出下落，約人同往尋仇，自知此舉關係一生成敗，表面只管驕狂，強敵當前，心中並未輕視，只想探明虛實，冷不防猛下毒手，殺一個是一個，萬、姜二人是否有關並未拿准。因鐵笛子聞名已久，不曾見過，到後和蘇、李二賊談不幾句，聽說對方只得一人，便匆匆趕去。

行時雖知二賊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如非勁敵，不會這樣情虛膽怯，未說什麼大話，無奈天性凶橫，見了敵人仍是那麼狂傲自滿，看人不起，未等出手便吃了虧，不是武功精純，幾受重傷，總算機警狡猾，口說大話，心中卻在戒備，稍微一試，見勢不佳，立時逃走。

因其向來陰鷙險狠，稍見不妙，不是自信必勝，或是萬分情急，從不肯與人硬拼。又見對方人多，姜、萬兩個死對頭又不期而遇，越發膽怯，並未施展全力相拼。回到張家一說，二賊問知姜、萬二俠也同趕到，別的能手還不知有多少，不由驚慌起來，均覺此是不能並立之局，就是自己能夠應付，不將敵人全數殺死，早晚仍是大害。

互相咒罵了一陣，便拿張家作接待之處，由蘇賊坐鎮，黑、李二賊去往各處約請能手，準備一拼。錢、伍二人聽出賊黨人多厲害，忙同趕回送信。因恐後面有賊，故此張皇。

鐵笛子聽完，悄告姜、萬二俠說：「狗賊李文玉最是淫凶萬惡，昨夜被他破窗逃走，沒有給他苦吃，想起有氣。本來就要尋他，少時我想趕去給他一點苦吃，使知厲害，多約幾個行蹤隱秘的惡賊重傷趕來，同時除害，一勞永逸，就便辦我的事。你兩夫婦卻不要跟去。」

「等旺子起身，天如不雨，可帶他和萬山同往玉泉崖，尋好住處，準備應用之物，以免到時措手不及。那崖洞裡外三間我們住在那面，要省好些枝節顧忌。現離重陽有不少天，萬一發了山水，我們救人要緊，更須有個住宿安頓之處。這裡至多為了兩大，住過今夜。」

「張家父子本是惡霸豪紳，今和狗賊勾結，索性成了賊黨窩主，他們對我仇怨越深，就是有話在先，這類狗賊有何信義？就許自不出面，卻令地方上的狗腿來尋旺子和王家的麻煩。雖然我們不怕，大家正忙之時，何苦多事，和這類沒有人心的豬狗嘔氣呢？」

姜飛方要開口，吃萬芳止住。

鐵笛子笑道：「你兩夫妻不必瞞我，我料你們必有去處，你們偌大年紀，還是那麼童心，去只管去，旺子不可帶在身邊，我說的事也要辦好。這娃兒樣樣都好，就是膽子太大了。」

萬芳笑道：「還不是和大師兄昔年一樣，這才是難師難弟呢。」

說時，錢啟聽老漢說鄰桌是自己人，無須避諱，只要留神外面，因見無人走過，又有同伴立在對面朝山口外窺探，已將語聲放高。

老漢便告錢啟：「你們大驚小怪，反使賊黨多疑。好在家住山口以內，莫非人還不該回來？此時張家午飯剛開，主人還要款待來賊，決想不到有人暗中打聽，又在這裡吃過人虧，沒有十分自信決不會來。張家所用武師昨夜丟人太甚，見張氏父子卑鄙無恥、認賊作父，有點骨氣的業已懷恨。」

「便是幾個平日助紂為虐的好惡之徒也是表面不說，心中難過，既恐打碎飯碗，又想勾結來賊，無心他顧。你方才所說我已聽出，暫時不會有什麼外人來此鬧鬼，可將少奎喊來，免得被那眼亮的人看破，反有不便。你兩弟兄索性作為酒客，坐在那邊桌上吃上幾杯再作道理。萬一真有人來，你們裝不知道，由我父子相機應付便了。」

錢啟接口答道：「老漢你話不曾聽完。本來我們在張家向那兩個武師分別探聽，各借看望熟人、送他野味為由，誰也不曾露什馬腳。那些惡奴常往山中打獵，因想向小狗討好爭功，知道他們都是虛張聲威，真會打獵的共只幾個武師，本領雖高，打起獵來仍是外行，差一點的野獸不是被他嚇跑便早藏起，往往費上許多事，連影子也見不著。」

「梧桐岡那面又都是大東西，還有幾隻最兇惡的老虎和大群白臉狼。狗子膽小，上次嘗過一次厲害，嚇破了膽，又不敢往深裡去，所得不多，偏要罵人飯桶。這些惡奴知他脾氣，因我二人從小打獵，地理最熟，深知野獸習性，能辨風色，便知獸群多少，藏在何方，向不撲空。」

「內有幾個狡猾的，每往打獵必要偷偷送信，命我二人暗中相助，打來野味由他偷偷交與狗子，回去狂吹亂捧，因此對我二人最有情面，不擺奴才架子，並還幾次想要引進，做他家的下人。我二人因張家小狗實在可惡，開頭兩次見我二人也在打獵，還要喝罵吊打，不許走近所走獵場五里方圓之內。」

「後經惡奴偷偷告知，又高興起來，這類反覆無常驢日的狗娃，我們憑力氣打獵為生，誰願做他奴才？」

「又受你老人家指教，每次都用好話謝絕，平日實有交情，多半相識。出門以前遇見幾個，都談得好好。我二人也未想到有事。少奎比我心細，眼睛最尖，剛由張家走出，便見對面溪旁大樹下立著一個生人。這時雨下正大，那人穿得雖極平常，年紀至多三十來歲，身邊好似帶有兵器，身法甚快，手裡拿著一柄雨傘，似向張家張望神氣。」

「少奎初發現時曾見那人在隔溪行走，那地方相隔少說也有五丈，先未留意。恰巧有一惡奴由內趕出，要我們代他多打幾隻山

雞，業已說完轉身，外面無人，少奎想敷衍惡奴兩句，回頭答話，惡奴已走。共總一兩句的功夫，再看門前那人已立在溪這面大樹之下，照他估計，必是他回身答話轉眼之間由對岸縱過，否則不會這樣快法。

「心疑新來賊黨，我二人恐其多心，特意避開他那一面往回繞走，好在溪那面大片水田，種田的都是張家佃戶，全數相識，意欲假裝尋人，往附近雷老爹和馬家坐上一會，由他們後窗窺探那少年是否賊黨，還是張家對頭。則由側面木橋繞過，離雷家還有半箭多路，忽然回顧，發現身後跟來兩人，和樹下少年一樣，都是外路打扮的生人。

「前見少年背上一個小包，所帶兵器好似疊在一起，不是你老人家平日指教，又看出他那包裡沉重，極有分量，常人眼裡還看不出，後面來這兩個卻太顯眼，非但所帶鋼刀鐵錐均插肩，一望而知，所穿也是一身短裝密扣的武家打扮，腳底一雙牛皮快靴，各有一身雨披，也極考究。鏢師不像鏢師，刀客不像刀客的樣兒，跟在我們後面交頭接耳，神情也極鬼祟。

「先未看出是何來路，心方奇怪，及至趕到雷家，我們自然裝呆，恰巧馬六也在那裡，談論昨夜之事，我們一面和他兩人說笑，一面留神窺探，忽又發現還有一賊和身後二賊一樣打扮，業已走往張家門內。少奎假裝拿碗，由後窗往隔溪一看，樹下少年生人忽然失蹤，進門以前還曾見他立在樹下。

「似因雨下太大，雨傘已破，想在樹下避上些時，望天發愁神氣。那一帶以張家隔得最近，但那中間一片廣場，也有十多丈遠，另外兩頭並無人家，只沿溪一條人行之路和一些樹林。無論走往何方，就這轉眼之間也不至於蹤影皆無。如說去往張家，一則神氣不像，再則這時正有一賊登門，與眾惡奴還在問答，那人便飛也沒有這快。

「我們原因地勢迴環，雷、馬兩家雖在溪邊，相隔對岸張家和樹下少年恰巧成一三角，離開最近，就是大雨，這兩面有什動作全可看出。本是有意前往，身後四人無論走往哪一面去都不應該這樣繞遠。

「進門時我曾回顧，那兩壯漢還在身後，相隔不過兩三丈，途向相同，都沿著溪邊田岸冒雨而行，料定有心跟蹤，進門不久定必趕到，朝後窗看了兩眼，似和主人說笑，正在猜想，這兩個決不是什好路道，十九賊黨跟蹤窺探，少時見面說什話好，等了一陣，不聽有人上門，對岸那賊已由惡奴引往裡面，便裝解手，出門一看，身後這兩壯漢竟不知去向。

「附近還有兩家佃戶，男的趕集未歸，只剩幾個老弱在家磨麥，心疑來人走錯了路，或是有什原故，往那兩家打聽，故未跟來。再裝尋人，往那兩家一問，競說，方才只見我二人走過，從未見什帶刀壯漢。此外全是水田，雖有幾所人家，相隔均遠，門前乃他必由之路，如說半途退回，工夫不大，斷無不見之理，越想越奇怪。

「因知賊黨耳目最靈，又見隔溪張家有五六個惡奴急匆匆分兩三起冒雨趕出，彷彿有什急事神氣。想起先前向眾武師惡奴探聽談論的話，好些不妥，萬一人去之後，對方想起生疑，豈不討厭？不敢就來，便在雷家借避雨為由，打了一陣梭兒胡。見雨已止，張家門內雖有惡奴出進甚忙，不像疑心我們，這才起身來此報信，離山口只剩半里多路，均未見人。

「我方笑少奎膽小多疑，忽聽路旁土坡上有人冷笑嘲罵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方才身後跟蹤的兩個壯漢，同坐在一塊水還未乾的山石之上，這時樹上還有積水，風稍一吹便和暴雨一般打下。那地方雖是斜坡，石旁泥水雜沓，爛草甚多，這兩人有傘不用，穿著那麼華麗講究的衣服雨披，絲毫不知愛惜，同坐石上，也不知笑罵些什麼。

「轉角一帶地較隱僻，來去兩面均有石崖大樹擋住，人不走近決看不出樹下有人。我們防他生疑，回看了一眼，裝不理會，正往前走，忽聽內中一人笑罵道：這兩個也不像是老實土人，可要喊他回來問上兩句，也許問出一點道理？另一個笑說：無須，我們光棍眼裡不揉沙子，這類蠢豬狗理他作什，先在這裡坐上一會，商量停當再走不遲。

「下相隔已遠，雖不清楚，聽那兩賊口氣不久恐要尋來。少奎更說，他幾次留意察看，先後所遇四人，至少有一半是賊黨，本領均非尋常。內中一賊生得獐頭鼠目，短小精悍，二次相遇時，一面和同黨說笑，一面糟蹋附近花樹，也未看清用的什麼東西。

「只見他把手一揚，人家種的那些枸杞便被整根打斷，口氣神情也以他為最惡，尤其那雙賊眼的放光，滴溜溜亂轉，看去人不高大，偏顯得那麼凶狠，使人一見彷彿這驢日的臉上帶有刀子，冷不防就要殺人神氣。我們因料二賊必來，故此分出一人望風，也說不出什麼原故，自見二賊心便不安，少奎更是厲害，素來膽大的人，不知怎會這樣膽怯。你看他坐在樹下，全副心神不都是在山口外麼？」

老漢還未及答，姜飛已隔桌接口笑問：「那賊面上可有什麼記認？」

錢啟方答：「這兩人都是中等身材，一個鴛鴦眼，貌雖醜惡，還不怎樣；另一個貌並不十分醜，左眉好似缺了一塊，右頰斜著兩寸來長一條刀癩，並不甚寬，不知怎的，看去那麼凶橫討厭，那雙賊眼又黑又亮，從所未見，但與去年來的那位身邊帶著鐵笛子的老先生不同，都是又黑又亮，這驢日的偏亮得怕人。」

老漢插口道：「此事奇怪，莫非三凶兩怪也來了麼？他和蘇、李二賊並不同道，聽說還是冤家，怎會合在一起？」

說完，見鐵笛子看了他一眼，似知失言，錢啟又在追問這五兇人的來歷，想起二人雖是山中獵戶，又是記名弟子，自家來歷身世並未告知，不應該把江湖上的事洩漏出來，彼此都是有損無益，忙把話風收住，笑說：「老弟不要打聽這類事，我也只聽傳說，以前曾對你們說過，自家本領不濟，不知道倒好。我老漢先就無能，你們所學限於天資年歲，還未得到我的一半，更是不行，最好不要多問。

「你們先後所遇是否賊黨雖不一定，聽那口氣必是另有原因。我們這些指身為業的人人家決不致照顧，便是張家那些賊黨，他的對頭業已他去，並還訂好約會，只剩旺子一人在對屋睡覺，對方看他不上，決不會來。你弟兄辛苦了一早，想必饑渴，可將少奎喊來，往那邊桌上吃點東西去吧。」

錢啟對於老漢最是敬佩，聞言料知無妨，才略放心，自將少奎喊來，往旁桌飲食談論。